

# 母亲与扇子

卢嘉善

在乡下故居休闲几日,想起找一些老物件缅怀过去的岁月。一天我打电话询问老伴,那把破蒲扇哪去了?她说,上次我回家,嫌它破旧不堪,扔到垃圾桶里了。当时我感到一阵心痛:那可是一把承载着不知多少年苦涩记忆的宝贝呀!

家中我排行最小,深得父母宠爱。春暖花开后,母亲常到河边洗衣服,也带我到河边玩耍,等到水温上去了,我还可以躺在水里玩个痛快,甚至还在深一点的地方,扎个猛子释放天性与童真。

那年夏伏,街坊家一位小

弟弟,俯卧在河边一个盖不住脚背的水湾里淹死了。有人说是被太阳晒晕了,倒在水中没人发现窒息而死。为此,家长们就以“河里闹水鬼,专找小孩子垫背”为托词,再也不让我们小孩到水里游玩了。一天午后,天气闷热,我与一伙小朋友悄悄突破封锁,尽了一回兴,开始还注意避免弄湿衣服,后来忘乎所以了。傍晚回家被守候门外的母亲察觉,她用手中的芭蕉叶扇子朝我屁股好一顿打。当时有邻居问:“孩子闯祸了,你怎么光用蒲扇拍呀?”母亲说:“教训他几下就行了,还真打呀?谁的孩子不心疼?”其实,那扇子经过无数次破布的修

补,早已失去了威风,我只是在耳边听到“噗噗”的响声,身上却没有感到一丝的疼痛。但我从此再也不敢违拗双亲的“旨意”了,我知道这亲情的爱比什么都温馨。

那把破扇子,母亲使用了大半辈子。早年夏天,家家都无奈地用艾草或山胡椒自做的火绳驱蚊,母亲怕时间长了熏坏幼小的我们,常常陪伴着唯一的娱乐工具——有线广播守夜,用这把蒲扇为我们赶着蚊子,送着惠风,直到困极了,她才下炕点燃熏绳安眠。有时锅灶不好烧,倒风,母亲就用它将烟尘再煽回炕洞,一把泪一把汗的辛酸日子让我终生难忘。

## 见字如面

赵世惠

记得第一次写信,是给二姑的拜年信。母亲边做着家务,边高声说出需要写的书信内容。我一笔一划地写,时不时喊母亲来身边,教几个没学过的生字。当时觉得很神圣,很骄傲,有些小激动。可惜内容我忘记了,只记得这一句:见字如面。

当时我只有三年级,真佩服写一手漂亮字的母亲,竟然把这重大任务交给我来完成。我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我写着“见字如面”,仿佛就看到二姑夫捧读家信时笑咪咪的模样。

见字如面,多形象又情深意重的词语啊!尤记得第一次离开招远去潍坊读书。父亲随衣物包裹寄来一封短信,看到第一句:“惠:见字如面。”我的眼泪滑落,在风中湿了衣襟。此时的见字如面,是父亲温暖的眼神,是家的饭菜香。

后来,我给要好的同学、朋友写信,也不忘这句“见字如面”。写的时候,对方光洁的额,调皮的眼,甚至挑起的嘴角坏坏的笑,都在眼前了。曾经多少的文字,写进见字如面的信笺,装进信封,投进绿邮筒。期盼中,有信寄来,带着别人的见字如面与温度。

见字如面的心情,在不同的信笺里徜徉。飞扬,或者失落;欢笑,或者眼泪。

有的信笺在火焰中飞舞,化为一堆灰烬,字没了,面依然在,竟然比捧读时更刻骨铭心;有的信笺波澜不惊地捆扎在一起,很随意放置在书柜一角,望一眼有记忆深处的面容浮现,却只是一抹浅笑在唇边;还有些见字如面,只有打开细读,才会有模糊的影像从心底浮上来,却也未必能喊出他(她)的名字了。

记忆如流沙,被时间之水带走。于是,有些见字如面,趁机从我们脑海逃离。

许多年不写信了,甚至很少写字。偶尔一握笔,莫名的生疏感,连自己都惊了一跳。那天邮局送刊物的小哥,看我签下名,写下身份证号,赞一句:“姐,你的字真漂亮,写的数字,真好看!”我望着他年轻的脸,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只是微笑了一下。心中遐想,这笔迹,也曾是许多人熟悉又盼望的见字如面吧?

每个人的字,都带有自己性格烙印。随着每个熟悉的面容浮起的,是他们或娟秀或粗犷或潇洒或严肃的字,一如他们鲜明的旗帜。特定环境里,字代表着太多含义。它是声音,是笑靥,是遥远的思念,是姗姗来迟的答案,是心灵最纯的慰藉。一笔一划写就的,是灯影下娓娓絮语,充满了最温暖的情意。字如其人,那是真正的见字如面。

敲打着键盘,噼啪连成一片响,突然有一丝悲凉袭上心头。想这千篇一律的字体,如果不署上名字,有谁还能轻易认出是谁的字?见字如面,又得是怎样的慧眼,怎样的心有灵犀,才能够企及?我们的见字如面,已经被键盘挤出了生命。我还敢奢望吗?

再也没有了,守着绿邮筒期盼的日子。

好想写封信,让它晾晒在阳光下,送给那些岁月,那些你们。

见字如面。

##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栏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264003

# 十年代课岁月

张凤英

上世纪80年代,烟台刚刚被列为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各行各业都在飞快发展,需要大批经济管理类人才,正好赶上国家统计局推行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财政部门进行会计制度的大改革。于是会计统计人才格外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大中院校和业余学校都开始开办会计统计类的培训班。而老师比较缺乏,于是我就在同事们的介绍之下开始了代课老师的岁月……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中,讲一节课才给4元钱的课时费,我们代课教师也不嫌少,只要有合适的课还是满怀热情地去讲。那时我30多岁,工作热情很高,代课的步伐几乎走遍了烟台的各个角落。最南边去过世回尧讲授企业统计课程,为的是培训乡镇企业的统计会计人员学习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最东边去过初家镇也是为乡镇企业培训统计会计人员;最西边去过只楚镇的

一所中专学校,讲授《基础会计》课程,那里的学生十分淘气,上课不认真听讲,我就带领着学生一起做会计业务题,吸引学生对学习感兴趣;最北边就是到八中给某公司的业余训练班讲课,讲的是《工业企业统计》,由于我来自中央企业,对当时正在推行的工业增加值核算比较熟悉,我就举了大量的例子给同学们讲解,同学们都很爱学习。代课最多的是所城里的轻工职业学校,他们开办了各种培训班,有会计的,统计的,企业管理的,需要大批代课教师,我和同事们经常给他们代课。有一年冬天,一职进行校舍改造,部分学生迁至金沟寨上课,我就每次都坐7路公交车去金沟寨讲课。有一次风雪很大,我等了很久,公交车也不来,寒风吹得我浑身衣服都透了,冻得直跺脚。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一辆汽车在我身边停下了,车上有人叫:“嫂子,大雪天的,你怎么在这里?快上车吧。我们带你回家。”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原来是我的



妹夫从外地驾车回来了。

十年岁月中,我代课的脚步走过烟台的许多街道,朝阳街、道恕街、环山路……都留下了我讲课的身影。所教的学生有青年也有中年人,有在校就读的大中专学生,也有会计界和统计部门的各级领导,还有一些个体创业者……通过给他们讲课,我认识了许多学生,也结交了许多企业界的朋友,造锁总厂、烟台瓷厂、宝石轴承厂、木钟厂、闹钟厂、合成革厂、轴承仪器厂、铝制品厂、造纸厂……都有我的朋友,从他们身上了解了烟台的市井文化,了解了烟台的风土人情,从他们身上我也学习到许多优秀的品质。

如今我走进银行办事,

经常会遇到我教过的学生;我在街上散步,也会遇到叫我老师的人;就是我到海边去游泳,也碰上了曾经教过的学生。我的博客里经常收到学生们的留言;我的QQ空间里也有学生们美好的祝愿。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我并不孤单,有许多学生关心我。过年的时候,教师节的时候,我的手机里问候的短信不断地飞来,看得我心花怒放,心情快乐。回想起20年前的代课岁月,虽然忙碌劳累,马不停蹄地奔波,但是不感觉苦,而是感觉值得,因为我收获了快乐,收获了学生们的进步和他们的爱心。如今想起那些代课岁月,心里还是甜的。

# 天边那片云彩

汪新军

每每忆念父亲,禁不住举目眺望天际,寻觅那片熟悉的云彩,那片早已定格在脑海深处的云彩。

孩提时期,一天中最令我惧怕的时间便是黄昏时分。夜幕降临,地处山坳中的老院老屋变得沉寂一片,四周里蛐蛐鸣叫,风儿低咽,树影婆娑,内心被孤寂一点点地蚕食着。我们姐弟三人便蜷缩在院门口遥望门前那条曲折悠远的小径,也凝望着天际的那片云彩,渴望着父母回家,打破院落中的沉寂。

父亲在几十里以外的一家砖瓦厂做工,不可能日日回家,然而父亲回家的日子,总让我们欣喜万分。除了带回可口的糖果,他还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抚摸我们的头,用短硬的胡子扎我们的脸,或者把我们揽在怀中,讲山外的精彩,历史的故事,远古的传说……那时,我感到“父亲便是我们的天”。

记得那是一个黄昏,父亲背托着天际那片云彩回了家,与往日不同,肩上扛着一个破了皮的大木箱。放下木箱,父亲撒给我们些糖果,便去了后院的菜地。看到有些异样的气氛,我们没敢烦扰父亲,早早

地入睡,只是对那个破旧木箱心存疑虑。

随后几天,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做工,我们尽情享受着父亲带来的温暖和活力,并未察觉父亲脸上的变化。深夜里,我偶然听到父亲与母亲的一段对话,才知晓砖瓦厂倒闭关门了。

数日之后,又一个黄昏,当我们凝望天边的时候,惊喜地看到父亲的身影,他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从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走来,他身后还是天边那片云彩。原来,父母商量以后,用家中全部积蓄买下辆自行车,母亲留守家中种好田地,父亲到城里做些买卖,维持全家的生计。

自此以后,每个清晨,父亲骑着车子出发;黄昏时分,背负一片云彩回家,日复一日。

最难忘的是我11岁时的一个盛夏,村里村外正在抢收抢种,那黄澄澄的麦穗沉沉地低着头,等待着收割。父亲接到音讯,需要到外地做一单生意,家中十几亩地的抢收抢种重担都压在母亲肩头。我们默无声息地尾随在母亲身后上山下地,不分昼夜地劳作,浑身上下酸痛无比,一旦蹲下,就不想再起来。看到邻里乡亲大男人身上洋溢出的活力,我

们只能投去无比羡慕的目光。历时一个月,抢收抢种结束,山谷恢复了往昔的平静,父亲提着一个黑色的手提袋回来了,身后依然是天际的一片云彩。

父亲分给我们丰盛的糖果、点心、饼干,脸上堆着笑容,我以为父亲这次一定是“挣了大钱”回来的。然而,令人惊异万分的是,从深夜里父亲与母亲的对话中得知,由于信息传递的失误,父亲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历经许多磨难,却在这单生意中赔了很多钱……父亲脸上的笑容是强装出来的,是对我们母子深深的歉意。这次生意上的失败,对父亲的打击是巨大的,然而,父亲没有一蹶不振,浑身上下洋溢着与往日一样的精气神。我深知,父亲在,家就在,父亲是家中压不垮的“梁”。

经过一番琢磨,父亲下定决心在我家的老屋开办一个粮食加工厂,一是方便村里村外加工粮食,二是保证家中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然而,地处山坳之中的村落,开办厂子谈何容易,仅从镇里引接电线到山沟这一项,便是不可想象的艰巨工程。父亲承受着重重压力,攻克道道难关,抵御热嘲冷讽,让